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屠格涅夫散文

◎霍里和卡利内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县城的医生◎利哥夫◎白净草原◎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楠◎总督
事务所◎孤狼◎两地主◎歌手◎约会◎树林和草原◎散文诗—SENILIA◎乡村◎对话◎老妇◎狗◎乞丐◎“你得听森
人的裁判……”◎得意的人◎处世的方法◎世界的末日◎玛莎◎蠢人◎两首四行诗◎麻雀◎头颅骨◎干粗活的工人
同白手的人◎蔷薇◎最后的会晤◎门楣◎访问◎施舍◎菜汤◎蔚蓝色王国◎老人◎二富豪◎纪念尤·彼·弗列夫斯
卡娅◎斯芬克司◎岩石◎鸽◎明天，明天！◎大自然◎“绞死他！”◎我要想什么呢？……◎“蔷薇花，多么美，
多么鲜艳……”◎海上◎留住！◎我们要继续奋斗◎俄罗斯语言◎二断散文诗◎鵝鸟（一）◎鵝鸟（二）◎没有窝
儿◎高脚杯◎谁的罪过？◎爬虫◎作家和批评家◎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砂漏◎我夜里从床上起来……◎通向
爱情的道路◎沙鸡◎Nessun Maggior Dolore◎呜—啊……呜—啊……◎我的树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屠格涅夫散文

〔俄〕屠格涅夫 著
丰子恺
巴金 译
卢永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屠格涅夫散文/(俄罗斯)屠格涅夫著;丰子恺,
巴金,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02-007847-9

I. ①屠… II. ①屠… ②丰… ③巴… ④卢… III.
①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1596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4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9.375 插页2

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7847-9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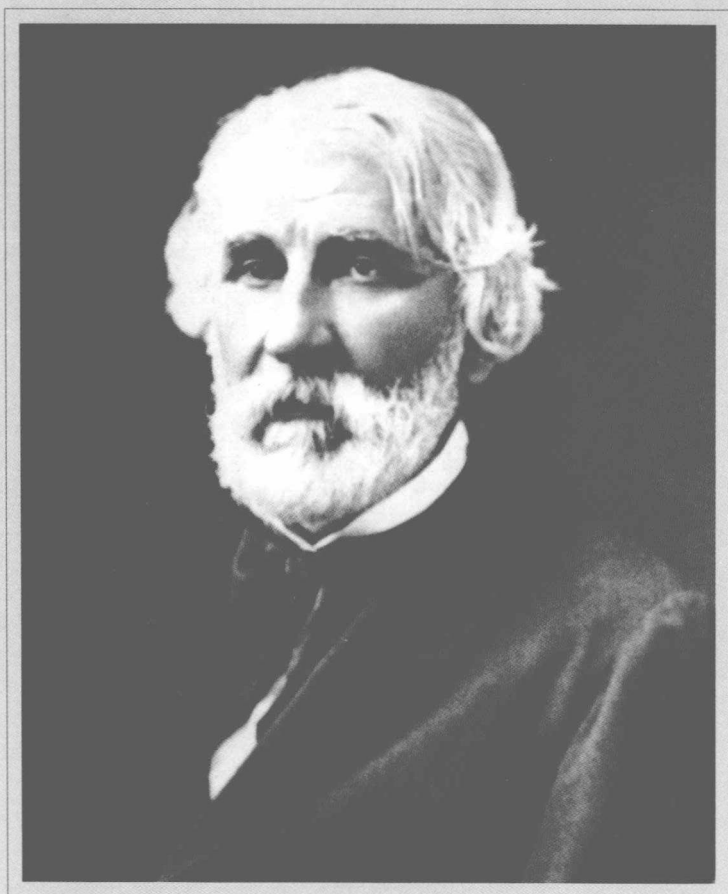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外国散文,浩如烟海。名家群星璀璨,佳制异彩纷呈:或饱含哲思,深沉隽永;或清新质朴,恍若天籁;或激情如炽,诗意纵横;或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二十世纪以降,中国广泛吸纳异域文化,许多外国散文名家日渐为国人熟识和喜爱,外国散文的写作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乃至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为集中展示外国散文名家的创作风采,我们邀请国内著名学者、翻译家精心遴选名家佳作,一人一册,每册约二十万字,并辅以与作家、作品有关的珍贵图片若干,荟集成这套“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分辑出版。二〇〇八年首推二十种,作为第一辑;此次又选出十种,作为第二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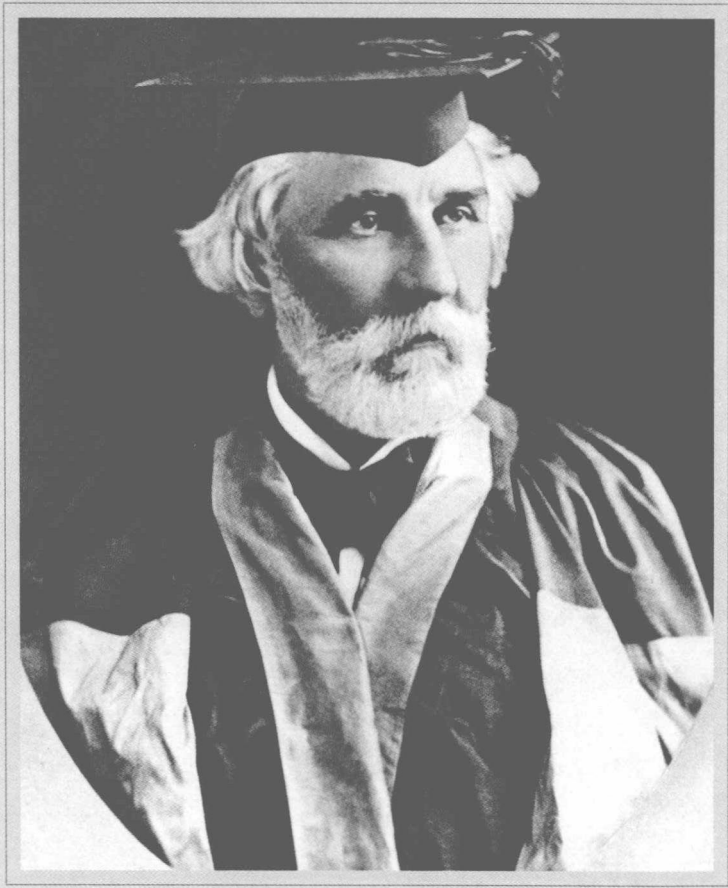
“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是我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的姊妹篇,它的出版无疑会为读者全面欣赏和收藏中外散文经典提供便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四月



屠格涅夫 1879年



屠格涅夫像 1879年

目 录

霍里和卡利内奇	丰子恺 译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5
莓泉	28
县城的医生	39
利哥夫	49
白净草原	61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	83
总管	104
事务所	120
孤狼	140
两地主	149
歌手	159
约会	178
树林和草原	188

散 文 诗

一 SENILIA

乡村	巴金 译 196
对话	199
老妇	201
狗	204
乞丐	205

“你得听蠢人的裁判……”	206
得意的人	208
处世的方法	209
世界的末日	210
玛莎	212
蠢人	214
两首四行诗	216
麻雀	220
头颅骨	222
干粗活的工人同白手的人	223
蔷薇	225
最后的会晤	227
门槛	229
访问	231
施舍	233
菜汤	235
蔚蓝色王国	237
老人	239
二富豪	240
纪念尤·彼·弗列夫斯卡娅	241
斯芬克司	243
岩石	245
鸽	246
明天,明天!	248
大自然	249
“绞死他!”	251
我要想什么呢?	254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255

海上	257
留住!	259
我们要继续奋斗	260
俄罗斯语言	261

二 新散文诗

鹁鸟(一)	卢永译 262
鹁鸟(二)	264
没有窝儿	266
高脚杯	267
谁的罪过?	268
爬虫	269
作家和批评家	270
当我不在世的时候	272
砂漏	273
我夜里从床上起来	274
通向爱情的道路	275
沙鸡	276
Nessun Maggior Dolore	277
呜—啊.....呜—啊.....	278
我的树	281

霍里和卡利内奇

凡是从博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①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②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鹑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

① 俄国的农奴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役租制（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的农奴；一种是代役租制（交纳田租）的农奴。

② 1 俄里合 1.067 公里。

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做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①的作品和小说《平娜》^②;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结构

① 阿基姆·纳希莫夫(1783—1815),俄国二流诗人,讽刺诗和寓言的作者。

② 《平娜》是俄国一个平庸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说。别林斯基曾在—篇论文里严厉地讥讽这小说,称它为“胡言”。

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①来。”

我们走进屋里。原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②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穿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原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鬃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③，”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

① 一种清凉饮料。

② 苏兹达尔是乌拉基米尔省里的一个县，其地出产廉价的木版画。

③ 俄语中“霍里”(хорь)是“黄鼠狼”的意思。

“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地高举起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①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进入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霍里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②，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儿也别派我干，要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于是，他就搬到沼地上住了。从那时候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里。”

“那么，他后来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

① 1 俄亩合 1.093 公顷。

② 尼古拉·库兹米奇是波卢特金的父亲的名字和父名。

加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了身吧，霍里，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硬说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马上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里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矮的农舍旁边停下，大声叫唤：“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传出回音，“我在穿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走了；出了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赶上了我们，他身材又高又瘦、小脑袋向后仰着。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点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喜欢。卡利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侦察鸟儿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没有了他，波卢特金先生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是一个性情挺愉快、挺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疏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子却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几次同我谈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低三下四的态度；可是他照顾主人却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酷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的干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头戴一只网眼的罩子，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喝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和的蜜汁，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把勺子。我对着他那像夕暮的天空般柔和明朗的脸欣赏了好一会。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来。在长久的奔波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惬意：浑身舒服而疲倦，脸上散发出

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意使人合上眼睛。终于我们起来了,又去闲逛,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谈到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卢特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着。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人皮丘科夫办交涉,必须进城去。邻人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还在这耕地上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坐车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里家去转转,在门口看到一个秃头、矮身材、肩膀宽阔、体格结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里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着这个霍里。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①:高高的有疙瘩的前额,小眼睛,翻孔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起走进屋里。还是那个费佳给我拿来牛奶和面包。霍里坐在长凳上,异常沉着地抚摩着他的拳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异样了。霍里说话有时很奥妙,大约是出于谨慎的缘故……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说。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霍里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自赎身呢？”

霍里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①，就都管得着霍里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里干脆去做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也在那里做生意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马车？”

“你这个人说话好谨慎，心里可有主意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附近走走，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留下来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铺床单，放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们，过来！……费佳，你和她们一块儿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一刻钟以后，费佳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芳香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蜷做一团；费佳向我道了晚安，呀

^① 霍里所指的是剃掉胡子的绅士，主要是官吏。在屠格涅夫所描写的时代，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是严禁他们蓄须的。

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来到门边，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神气十足地向它狂吠；一只猪闷声闷气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打盹了。

清早，费佳叫醒了我。我觉得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见，老霍里也最宠爱他。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打趣。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霍里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子边坐下。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真是儿孙满堂！”我对老头儿说。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和我的老伴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一个，顽皮东西，还没有娶亲，”他指着照老样子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夏嘛，他年纪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什么要娶亲？”费佳反驳他，“我还是这样的好。我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这东西，……我知道你的！你戴着银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老爷家的那些丫头们鬼混。……‘得了吧，不要脸的！’（老头儿模仿丫头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的，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处呢？”

“老婆是劳力，”霍里认真地说，“老婆是庄稼汉的用人。”

“我要劳力做什么？”